

史地小叢書

西學東漸記

容 閔 著
徐鳳石 譯
懋鐵樵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西學東漸記

第一章 幼稚時代

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，予生於彼多羅島（Pedro-Island）之南屏鎮，鎮距澳門西南可四英里。澳門，葡萄牙殖民地也。島與澳門間，有海峽廣半英里許。予第三，有一兄一姊一弟。今兄弟若姊，俱已謝世，惟予僅存。（按先生於一九一二年逝世，著書時爲一九〇〇年。）

一八三四年，倫敦婦女會議在遠東提倡女學，英教士古特拉富之夫人（Mrs. Gutter）遂於是時蒞澳。初設一塾，專授女生。未幾，復設附塾，兼收男生。其司事某君，予同里而父執也，常爲予父母道古夫人設塾授徒事。其後予得入塾肄業，此君與有力焉。惟是時中國爲純粹之舊世界，仕進顯達，賴入股爲敲門磚。予兄方在舊塾讀書，而父母獨命余入西塾，此則

百思不得其故。意者通商而後，所謂洋務，漸趨重要，吾父母欲先着人鞭，冀兒子能出人頭地，得一翻譯或洋務委員之優缺乎？至於予後來所成之事業，似爲時世所趨，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。

一八三五年，隨父至澳門，入古夫人所設西塾，予見西國婦女始此。時纔七齡，當時情形，深印腦中，今雖事隔數十年，猶能記憶。古夫人軀幹修長，體態合度，貌秀而有威，眼碧色，深陷眶中，唇薄頤方，眉濃髮厚，望而知爲果毅明決之女丈夫。時方盛夏，衣裳全白，飄飄若仙，兩袖圓博如球，爲當年時製。夫人御此服飾，乃益形其修偉。予覩狀，殊驚愕，依吾父肘下，逡巡不前，雖夫人和顏悅色，終惴惴也。我生之初，足跡不出里巷，驟易處境，自非童稚所堪。迨後思家之念稍殺，外界接觸漸習，乃覺古夫人者和藹仁厚，視之若母矣。予於學生中，齒最稚，乃益邀夫人憐憫。入塾後即命居女院中，不與男童雜處，蓋特別優待也。

予兒時頗頑劣，第一年入塾時曾逃學，其事至今不忘。古夫人之居予於女院，本爲優遇，予不知其用意。男生等皆居樓下層，能作戶外運動，而予與諸女生，則禁錮於三層樓上，惟以

露臺爲遊戲場，以爲有所厚薄，心不能甘，常課餘潛至樓下，與男生嬉。又見彼等皆許自由出門，散步街市，而予等猶無此權利，心益不平，乃時時潛出至埠頭，見小舟艤集，忽發異想，思假此逃出藩籠，以復我自由之舊。同院女生，年事皆長於予，中有數人，因禁閉過嚴，亦久蟄思啓，故於予之計畫，深表同情。既得同志六人，膽益壯，定計予先至埠頭，雇定蓋篷小船，乘間脫逃。翌晨早餐後，古夫人方就饌，予等七人，遂於此時潛行出校，匆匆登舟，向對岸進發。對岸爲多羅島，予家在也。謂同伴六人先至予家小住，然後分別還鄉，在予固自以爲計出萬全，不謂渡江未半，追者踵至，來船極速，轉瞬且及。予乃惶急，促舟子努力前進，許渡登彼岸時，酬以重金。但予舟祇二櫓，來舟則四櫓，舟子知勢力懸殊，見來舟手巾一揮，卽戢耳聽命，而予等七人束手受縛矣。放豚入笠，乃施懲戒。古夫人旋命予等排列成行，巡行全校，且於晚課後，課堂中設一長桌，命七人立其上一小時，予立中央，左右各三人，頭戴頂尖紙帽，胸前懸一方牌，大書「逃徒」，不啻越獄罪囚也。予受此懲創，羞愧無地，而古夫人意猶未足，故將果餅橙子等分給他生剝食，使予等饑涎欲流，絕不一顧。苦樂相形，難堪滋甚，古夫人洵惡作劇哉。

古夫人所設塾，本專教女生，其附設男塾，不過爲瑪禮孫學校（Morrison School）之預備耳。瑪禮孫學校發起於一八三五年，至一八三九年成立。未成立時，以生徒附屬古夫人塾中，酌撥該校經費，以資補助，是予本瑪禮孫學校學生而寄生於此者。憶予初入塾時，塾中男生，合予共二人耳。後此塾逐漸擴張，規畫益宏，夫人乃邀其姪女派克司女士（Miss Parker）姊妹二人，來華襄助。派女士之兄海雷派克司（Mr. Harry Parkes）卽一八六四年主張第二次之鴉片戰爭者，因其於此事著異常勞績，故英皇錫以勳爵云。予於此短期內，得親炙於派克司女士二人，亦幸事也。

其後此塾因故停辦，予等遂亦星散。古夫人攜盲女三人赴美。此三女乃經予教以凸字讀書之法，及予輟教時，彼等已自能誦習聖經及天路歷程二書矣。派克司姊妹則一嫁陸克哈醫士（Dr. William Lockhart），一嫁麥克來（Rev. MacClatchy），仍受倫敦傳道會之委任，在中國服務甚久云。

予既還家，從事漢文。迨一八四〇年夏秋之交，方鴉片戰爭劇烈時，適予父逝世，身後蕭

條，家無擔石。予等兄弟姊妹四人，三人年齒稍長，能博徵資，予兄業漁，予姊躬操井臼，予亦來往於本鄉及隣鎮之間，販賣糖菓，兢兢業業，不敢視爲兒戲。每日清晨三時卽起，至晚上六時始歸，日獲銀幣二角五分，悉以奉母，所得無多，僅僅小補，家中搗挂，惟長兄是賴耳。予母得予等臂助，尙能勉強度日，如是者五閱月，而嚴冬忽至，店鋪咸停製糖菓，予乃不得已而改業，隨老農後，芸草阡陌間，予姊恆與予偕。相傳古有盧斯（Erish）者，割禾無所獲，遇波亞士（Boas）亦人名，時時周給之，予惜無此佳遇。幸予粗通西文，窘迫時竟賴以解厄。予之能讀寫英文，農人本不之知，予姊告之，乃忽動其好奇心，招予至前，曰：「孺子，試作紅毛人之語，予初忸怩不能出口，後予姊從旁慫恿，謂汝試爲之，彼農或有以犒汝。」農人欣然曰：「老夫生平從未聞洋話，孺子能言者，吾將以禾一巨捆酬汝勞，重至汝不能負也。」予聞此重賞，膽立壯，乃爲之背誦二十六字母。農人聞所未聞，咸驚奇詫異。予爲此第一次演說時，稻田中之泥水，深且腥，演說既畢，獲獎禾數捆。予與予姊果不能負，乃速返家邀人同往荷歸。予之拉雜英文，呈呈時卽著此奇效，是則始願所不及。時予年十二歲，卽古時盧斯之獲六斛，其成績亦不~~過~~過矣。

刘禾時期甚短，無他事足述。其後有一比隣，向在天主教士某處，爲印刷書報工人，適由澳門請假歸，偶與予母言教士欲雇用童子，摺疊書頁，僅識英字母及號碼無誤，即得，程度不必過高。予母告以此事予能爲之，乃請其介紹於教士，條約既定，別母赴澳門就新事，月獲工資四元五角，以一元五角付膳宿費，餘三元按月匯寄堂上。然予亦不遽因此致富。可四閱月，忽有夢想不到之人，來函招予，而上帝又似命予速往，勿失時機者。函蓋來自霍白生醫生（Dr. Hobson）。醫生亦傳道者，其所主任之醫院，距予執業之印刷所，僅一英里。予在古夫西塾時數見之，故稔識其人。此次見招，初不解其故，以爲霍氏欲予從其學醫也。繼乃知古夫人赴美時，其臨別之末一語，即託予於霍白生，謂必訪得予所在。俟瑪禮孫學校開課時，送予入校云。霍氏負此宿諾，無日或忘，蓋覺予不得已數月於茲。相見時，霍氏謂予，瑪禮孫學校已開課，汝亟歸家請命，必先得若母允汝入塾，然後捨去汝業，來此伴予數月，使予得熟知汝之爲人，乃可介紹汝於該校教習也。時予母方深資予助，聞言意頗不樂，然卒亦從予請，命予往澳門辭別天主教教士。該教士雖沈靜緘默，四月之中，從未與予交一語，然亦未嘗吹毛求疵。

故予去時頗覺戀戀。予辭出後，逕往醫院，從霍醫生終日杵臼丁丁，製藥膏丸散。霍氏巡行醫院，撫視病人時，則捧盆隨其後，如是者二閱月。霍君乃引予至瑪禮孫學校，謁見校長勃朗先生（Rev. E. R. Brown）。

第二章 小學時代

瑪禮孫學校於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一日開課，主持校務者爲勃朗先生。先生美國人，一八三二年由耶路大學（Yale University）畢業，旋復得名譽博士學位，乃於是年（一八三九年）二月十九日偕其夫人蒞澳，以其生平經驗，從事教育，實爲中國創辦西塾之第一人。予入是校，在一八四一年，先我一年而入者，已有五人：黃君勝、李君剛、周君文、唐君傑，與黃君寬也。校中教科，爲初等之算術、地文，及英文。英文教課列在上午，國文教課則在下午，予惟英文一科，與其餘五人，同時授課，讀音頗正確，進步亦速。予等六人，爲開校之創始班，予年最幼。迨後一八四六年之十二月，勃朗先生因病歸國，六人中竟半數得附驥尾，亦難得之時會。

也。

瑪禮孫學校何由而來乎？讀者宜急欲知之矣。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，瑪禮孫博士（Dr. Robert Morrison）卒於中國。其翌年一月二十六日，乃有傳單發佈於寓澳之西人，提議組織瑪禮孫教育會，以紀念其一生事蹟，并議建設學校，及設施他種方法，以促進中國之泰西教育。至瑪禮孫博士之來中國，乃為英國傳道會所委派，彼為中國之第一傳道師。博士於一八〇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由倫敦啓程，經大西洋而至紐約，改乘帆船名屈利亥登（Trident）者，而至中國。原擬在澳門登陸，因為天主教士之嫉忌，不果，乃折至廣州。後因中外適起交涉，中政府與西商感情頗惡，乃往麻拉甲（Malacca）暫時駐足，以植基礎。於是從事著作，成第一部之華英字典，分釘三冊，并以耶教聖經譯成漢文，以供華人披閱。又有第一信徒名梁亞發者，助其宣講，為傳道界別開生面，成效卓著。此後寓華之教士，咸奉瑪禮孫所著之字典及其所譯之聖經，以為圭臬。瑪禮孫博士既在中國成如許事業，其名永垂不朽，允宜建一大學以紀念之，乃所建者祇區區一塾，規模褊小，且因經費僅僅恃僑寓西商，時虞匱乏。以瑪氏之

豐功偉烈，而紀念之成績，乃不過如是，庸非一憾事哉！

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起，其後結果，即以香港讓於英人。瑪禮孫學校遂於一八四二年遷於香港某山之巔，高出海平線幾六百英尺。山在維多利亞殖民地（Victoria Colony）之東端。登山眺望，自東至西，港口全境畢現。卽此一處，已足見香港爲中國南部形勝，無怪外人垂涎，且港口深闊，足爲英國海軍根據地。有此特點，故此島終不我屬，卒爲英國有也。瑪禮孫學校既設於山頂，其後此山，遂亦以瑪禮孫得名云。

一八四五年三月十二日，威廉麥克（William Macg）先生來港，爲瑪禮孫學校之助教。是校自澳門徙此以來，大加擴張，學生之數，已達四十餘人，新增三班教授，一人之力，不能兼顧，故須延聘教習，相助爲理。麥先生之來校，適當其會。勃朗先生，則仍專心校務，毫無間斷。直至次年秋間回美，乃以麥先生繼之，蓋其時麥先生已有一年之經驗矣。

勃朗與麥克二君之品性，大相懸殊。勃先生一望而知爲自立之人，性情態度，沉靜自若，遇事調處，秩序井然，其爲人和藹可親，溫然有禮，且常操樂觀主義，不厭不倦，故與學生之感

情甚佳；其講授教課，殆別具天才，不須遠證，而自能使學生明白了解。此雖由於賦性聰敏，要亦閱歷所致，蓋當其未來中國未入耶路大學之前，固已具有教育上之經驗矣。故對於各種學生，無論其爲華人，爲日人，或爲美人，均能審其心理而管束之。知師莫若弟，以才具論，實爲一良好校長。其後先生回國，任阿朋學校（Auburn Academy）之監院，後往日本，亦從事教育，皆功效大著，足證是言之不謬也。至於助教麥克先生，亦爲耶路大學之畢業生，第未來中國之先，未嘗執教鞭，故經驗絕少，而於中國將擇何種事業，亦未有方針；然其天性敏捷，德行純懿，思想卓犖，使君自不凡也。

一八五〇年瑪禮孫學校解散，麥克與其母返美，復入耶路大學聖教科學道。一八五四年，復經美國公會派至中國傳道，其時予已畢業於耶路大學，準備回國，乃與之偕歸。自桑得阿克（Sandy Hook）啓程以至香港，計歷百五十四日之久，始達目的地。長途寂寂，無聊殊甚，當於第六章中詳之。

一八四六年冬，勃朗先生回國。去之前四月，先生以此意佈告生徒，略謂已與家屬均身

體羸弱，擬暫時離華，庶幾遷地爲良；并謂對於本校，感情甚深，此次歸國，極願攜三五舊徒，同赴新大陸，俾受完全之教育，諸生中如有願意同行者，可卽起立。全堂學生聆其言，爽然如有所失，默不發聲。其後數日間，課餘之暇，聚談及此，每爲之愀然不樂，其欣欣然有喜色者，惟願與赴美之數人耳。卽黃勝、黃寬與予是也。當勃先生佈告遊美方針時，予首先起立，次黃勝、次黃寬。第予等雖有此意，然年幼無能自主，歸白諸母，母意頗不樂，予再四請行，乃勉強曰：諾，然已淒然淚下矣。予見狀，意良不忍，竭力勸慰之曰：兒雖遠去，尙有兄弟與姊三人，且長兄行將娶婦，得有兄嫂，承歡膝下，不致寂寞，母其善自珍攝，弗念兒也。母聞予言，爲之首肯。由今思之，殆望予成器，勉強忍痛也。嗚呼！

予等均貧苦，若自備資斧，則無米安能爲炊，幸勃先生未宣言前，已與校董妥籌辦法，故予等留美期內，不特經費有着，卽父母等亦至少得二年之養贍，既惠我身，又及家族，仁人君子之用心，可謂至矣。資助予等之人，本定二年爲期限，其中三人之名，予尙能記憶，一蓄德魯特（Andrew Shortrede），蘇格蘭人，香港中國日報（China Mail）之主筆，其人素鰥居，慷

慨明決，有當仁不讓之風。一爲美商李企君（Ritchie）一爲蘇格蘭人康白爾君（Campbell）其餘諸人，惜不相識，故無從記其姓名。此外又有阿立芬特兄弟公司（The Olyphant Brothers）者，爲美國紐約巨商兄弟三人所設，有帆船一艘，名亨特利思（Huntress）專來中國運載茶葉。予等即乘是船赴美，蒙公司主人美意，自香港至紐約，不取船資，亦盛德也。此數君者，解囊相助，俾予得受完全之教育，蓋全爲基督教慈善性質，並無他種目的。今則人事代謝，已爲古人，即稱道其名，亦已不及，然其後裔聞之，知黃寬黃勝與予之教育，全爲其先人所培植，亦一快心愜意事也。

第三章 初遊美國

一八四七年一月四日，予等由黃浦首途。船名亨特利思，帆船也，屬於阿立芬特兄弟公司，前章已言之。船主名格拉司彼（Captain Gillespie），時值東北風大作，解纜揚帆，自黃浦抵聖希利那島（St. Helena），波平船穩。過好望角時，小有風浪，自船後來，勢乃至猛，恍若惡

魔之逐人。入夜天則黑暗，濃雲如幕，不漏星斗，於此茫茫黑夜中，仰望桅上電燈星星，搖蕩空際，飄忽不定，有若墟墓間之燐火，此種愁慘景象，印入腦際，迄今猶歷歷在目。惟彼時予年尚幼，不自知其危險，故雖扁舟顛簸於驚濤駭浪中，不特無恐怖之念，且轉以爲樂，竟若此波濤汹涌，入予目中，皆成爲不世之奇觀者。迨舟既過好望角，駛入大西洋，較前轉平靜。至聖希利那島，稍停裝載糧食淡水。凡帆船之自東來者，中途乏飲食料，輒假此島爲暫時停泊之所，自舟中遙望聖希利那島，但見火成石焦黑如炭，草木不生，有若牛山濯濯。予等乘此停舟之際，由約姆司坦（Jamestown）登陸，游覽風景。入其村，居民稀少，田間植物則甚多，濃綠芸芸，良堪娛目。居民中有我國同胞數人，乃前乘東印度公司船以來者，年事方盛，咸有眷屬。此島卽拿破倫戰敗被幽之地。拿氏遂終老於此，其墳在島之浪奧特（Longwood）地方。予等咸往登臨，撫今弔古，悵觸余懷。墳前有大柳樹一，乃各折一枝，攜歸舟中，培養而灌溉之，以爲異日之紀念。後抵美國，勃朗先生遂移此柳枝，植諸紐約省之阿朋學校中。勃朗卽在此校任教授數年。後乃往遊日本。迨一八五四年，予至阿朋學校遊覽時，則見此枝已長成茂樹，垂條萬縷。

矣。

舟既過聖希利那島，折向西北行，遇海灣水溜（Gulf Stream），水急風順，舟去如矢。未幾遂抵紐約。時在一八四七年四月十二日，即予初履美土之第一日也。是行計居舟中凡九十八日，而此九十八日中，天氣晴朗，絕少陰霾，洵始願所不及。一八四七年紐約之情形，絕非今日（指一九〇九年）當時居民僅二十五萬乃至三十萬耳，今則已成極大之都會，危樓摩天，華屋林立，教堂塔尖，高聳雲表，人烟之稠密，商業之繁盛，與倫敦相頡頏矣。猶憶一八四五年予在瑪禮孫學校肄業時，曾爲一文，題曰意想之紐約遊，當爾時搦管爲文，詎料果身履其境者。由是觀之，吾人之意想，固亦有時成爲事實，初不必盡屬虛幻。予之意想得成爲事實者，尙有二事：一爲予之教育計畫，願遣多數青年子弟遊學美國；一則願得美婦以爲室。今此二事，亦皆如願以償，則予今日胸中，尙懷有種種夢想，又安知將來不一見諸實行耶。

予之勾留紐約，爲日無多。於此新世界中第一次所遇之良友，爲巴脫拉脫夫婦二人。

（Mr. and Mrs. David E. Bartlett）。[君時在紐約豐啞學校教授，後乃遷於哈特福德。

(Hartford) 仍爲同類之事業。今巴君已於一八七九年逝世，其夫人居孀約三十年，於一九〇七年春間亦溘然長逝矣。巴夫人之爲人，品格高尚，有足令人敬愛。其宗教之信仰尤誠篤，本其慈善之懷，常熱心於社會公益事業，影響所及，中國亦蒙其福。蓋有中國學生數人，皆爲巴夫人教育而成有用之材，故巴夫人者，予美國良友之一也。

自紐約乘舟赴紐海紋 (New Haven) 以機會之佳，得晤耶路大學校長譚君 (President Day of Yale University) 數年之後，竟得畢業此校，當時固非敢有此奢望也。予等離紐海紋後，經威哈斯角 (Warehouse Point) 而至東溫若 (East Windsor)，逕造勃朗夫 人家。勃夫人之父母，爾時尙存，父名巴脫拉脫 (Rev. Shubael Bartlett) 與前節之巴君爲另一人，爲東溫若教堂之牧師。予等入教堂瞻仰，卽隨衆祈禱，人皆怪之。予座次牧師之左，由側面可周矚全堂，幾無一人不注目予等者。蓋此中有中國童子，事屬創見，宜其然也。予知當日衆人神志既專注予等，於牧師之宣講，必聽而不聞矣。

巴牧師乃一清教徒 (Puritan) 清教徒爲耶穌教徒之一派，最先來美洲者，其人足爲

新英國省清教徒之模範。(按新英國省 New England States 爲美國東部之數省，紐約省亦在其內。)宣講時語聲清朗，意態誠懇，聞其生平兢兢所事，絕不稍稍草率，凡初晤巴牧師者，每疑其人嚴刻寡恩，實則其心地甚仁厚也。惟以束身極謹，故面目異常嚴肅，從未聞其縱笑失聲，尤無一諧謔語；每日起居有定時，坐臥有常處，晨興後則將聖經及祈禱文置於一定之處，端正無少偏，舉止動作，終年如一日；總其一生之行事，殆如時計針之移動，周而復始，不爽晷刻。故凡與巴牧師久處者，未見巴牧師之面，咸能言巴牧師方事之事，歷歷無少差也。

巴牧師之夫人，則與其夫旨趣大異。長日歡樂，時有笑容，遇人接物尤藹吉，每一啓口，輒善氣迎人，可知其宅心之仁慈。凡牧師堂中恆多教友，酬酢頗繁，巴牧師有此賢內助，故教友咸樂巴君夫婦。牧師年俸，不過四百美金，以此供衣食，猶虞其不足，乃巴夫人且不時款享賓客，余不解其點金何術，而能措置裕如。後乃知巴牧師有田園數畝，歲入雖微，不無小補。又其幼子但以禮 (Daniel) 尤勤於所事，以所得資歸奉父母。牧師得常以酒食交歡賓客，殆賴有此也。後予在孟松中學及耶路大學肄業時，每值假期，輒過巴牧師家。